

# 以现实主义深耕“场景里的新时代”

◆ 都 布



现实主义不是机械复制生活表象,也非简单的写实。它更是一种深刻的人文精神,要求创作者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人民情怀,深入社会肌理,透过现象揭示本质,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从而艺术地把握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蓬勃气象。当下,“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文艺创作,正日益成为全国文艺界凝聚创作共识、引领创作实践的重要理念。

这些场景,无论是国家重大工程的攻坚现场,还是街头巷尾的日常烟火;无论是科技前沿的突破瞬

间,还是乡村振兴的奋斗画卷,都是这一伟大实践最直接、最丰富的呈现。现实主义要求文艺工作者不能做生活的旁观者,而必须像矿工深入矿井一样,沉潜到这些“场景”的最深处,去亲身感受时代的脉搏,去敏锐捕捉变革的细节。

然而,深耕“场景”,仅仅“身入”是远远不够的,现实主义更要求“心入”和“情入”,要求具备“典型化”的能力。例如,表现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实践,如果只是展现盖了新房、通了公路、收入增加这些物质层面的变化,固然真实,但可能失之肤浅。而《山海情》这样的优秀作品,之所以能打动人心,正是因为它深入到了西海固移民搬迁这一特定“场景”的内部,深刻地展现了人物命运的转折、情感的纠葛、观念的碰撞以及

精神世界的成长,将国家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鲜活的生命体验,让观众不仅“看到”了奇迹,更“感受”到了创造奇迹的艰辛与喜悦。这就是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胜利,它通过对具体场景的深度开掘,达到了对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

进一步而言,现实主义深耕“场景”,最终要落脚于对“人”的发现与书写。因此,“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文艺创作,不能只见“场景”不见“人”,更不能让“人”沦为烘托“场景”的工具符号。无论是《人世间》里在时代沉浮中始终坚守善良与坚韧的周秉昆一家,还是《大国工匠》中那些将平凡工作做到极致的技工,他们之所以令人信服、感人至深,正是因为他们是有血有肉、有优点也有缺点的“真实的人”,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的成长折射出时代的进步。他们的形象,共同构成了跨越时代的精神图谱,是现实主义创作深入“人”的内心世界后最宝贵的收获。

需要明确的是,现实主义关注的是创作的态度和深度,而非束缚艺术家的手脚、排斥艺术创作的多样化和艺术手法的丰富性。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包容的。例如,舞剧《五星出东方》以一块汉代织锦护臂为灵感,通过跨越时空的戏剧结构、电影蒙太奇式的手法,并大胆

融入诙谐幽默的“洗澡舞”、三个僧人带有喜剧色彩的表演等多元表现手法,将民族交融的宏大史实,升华为一段充满浪漫色彩与人性温度的艺术叙事,生动诠释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情怀的完美结合。

时代,是文艺创作

之母。当文艺之光照进现实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当现实主义的精神力量灌注于每一个生动场景的描绘之中,我们所创作的,就不仅仅是一部部孤立的作品,而将共同汇成一部记录民族复兴伟业的壮丽史诗。

## 诗歌贴近生活 文艺持续生长

露台新现象带来的启示

普通人重新成为文艺的参与者,城市的浪漫便有了真正的落点。

12月22日晚上的福州路,当人们离开街面的喧哗,顺着书城向上,抵达顶楼露台,城市忽然被拉开了一段距离。黄浦江在远处闪烁,陆家嘴的冷峻线条在光影中模糊成轮廓。炉火点起,诗句被缓慢读出,古琴与笛箫在夜风中响起——外滩露台诗歌季的开端,并不张扬,却恰到好处。

这场名为“新颜·新年·新时代”的围炉专场诗会,与其说这是一场“跨界文化盛宴”,不如说是一种正在上海悄然成形的文化气质:露台,正在成为城市文艺的新场景;而诗歌,正以一种更低姿态、更贴近日常的方式回到大众之中。

在上海这座垂直延展、效

漫之夜,签收时,别忘了蘸取明月清风。”诗人周荣桥曾在《外滩看灯塔》中写下:“那个灯塔有些老了,它指引过葡萄牙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它在黄浦江的这边,有些累了。东和西,西和东,未变,风已千古。它照看灯塔像潮汐,像山岳,像一个爱人,像一个古老的中国人。”

这样的写作,映照着诗人自身的生活状态,自带历史纵深和景观美学的城市地标,为当下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多重语境。诗歌不再是沉思的文学,而更注重“在场”的和可感知的。今日的诗歌以新的方式重返生活。

上述两位诗人俱是此番围炉诗会的主办方外滩诗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实际上,除了外滩诗会,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目前有多达两百



余个诗社活跃在各地:高校文学社团、社区诗社、白领诗社,还有自发的夜读活动。

过去几年,诗歌重新回到人们的谈论中——今天的诗人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有专业作家、大学教师,也有程序员、医生、快递员……他们记录内心的闪念和情绪,表达当下,重新体会情感的深度。正是这种无门槛而真诚的参与,让诗歌重新获得了群众基础。

上海首创的“露台诗歌季”,亦是探索一种“诗歌+”的模式,通过跨界融合光影、音乐、建筑,令诗歌以更具吸引力的面貌进入公众视野。

诗歌在露台,不需要被仰望,只需要被听见。这种松弛的公共性,正与当代诗歌的气质相吻合。露台诗歌季的意义,并不止于诗歌本身,更像是一种示范。未来的城市露台,完全可以承载更多文艺形态——音乐、戏剧、影像、对谈,甚至只是一次关于生活的安静聚集。之前有唱歌剧,现在又是念诗歌,这说明了:当普通人重新成为文艺的参与者,城市的浪漫才有了真正的落点。

在城市之上,语言靠近生活。而文艺浪漫,亦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中,持续生长。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 AI是文学终结者还是引路人?

◆ 陈 轶

初冬上海的九江路,一场东西方AI生态碰撞融合的闭门会正在举办,几位学者围桌而坐。AI能学习并成为马尔克斯、海明威、叶芝吗?截至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一共颁发118次,121人次获此殊荣。如果从1901年获奖的苏利·普吕多姆开始,将历届作品“投喂”给AI,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已经有学者开展了这类思想实验。虽然AI对数据驱动仍是表象模仿,对真实情感的模拟仍逊色于人类,但AI创作的确已经模糊了人机边界。

当我们阅读《百年孤独》,会记住“多年以后”那个经典开头;翻开《双城记》,会记住“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与人类不同,AI能瞬间掌握数十万种叙事结构、修辞手法的使用概率,以及不同语言转换的模式统计。这也映射了大脑和算法的差距,一位文学家一生之中能在数种创作风格间徜徉已属不易,但AI在瞬间“啃”完大部文学史后,可以轻易在海明威的冰山短句、多丽丝·莱辛的星球谎言、莫言的高粱酒坊之间完成风格瞬移。

在大部分应用领域,AI的“幻觉”常被视为某种技术缺陷——言之凿凿地胡编乱造,混淆历史与时空的事件场景。然而,对于文学这一领域,模糊的“错误”或许也能成为激发优质内容的创意源泉。

有历史为证。过去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打破了以往的创作“范式”。安德烈·纪德对伦理与信仰的冲突思考,博尔赫斯对于梦境环形废墟的构思,这些思维“幻觉”之所以被

读者接受,是因为它们展现出比世界更耀眼的真情实感。同样,AI“幻觉”也可能因为其随机组合而打开创作新门。此外,“幻觉”也可能存在基于科学的解释。大模型生成的“沉默是褐色,像老宅里未响过的钟;爱慕是青色,浸染在飘雨前的雾”式语句,在文学角度是将抽象体验赋予具体色温的通感,但基于科学视角,这种通感可以被“联觉”解释,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等文学家本身就有着作为联觉者的数字、颜色体验感。

考虑到文学创作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群体,其传承可能正面临着危机。过去,作者通过模仿和修改逐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过程虽然艰辛,却是创作者风格淬炼的必经之路。如果依托AI小说可以瞬间得到80分质量的作品,新生代作家是否愿意耗费“由0分到60分”的精力去磨炼自身文笔?

更进一步,优秀的文学作品和个人独特的经历息息相关,即便是那些自由而无用的记忆。战争与烟斗成就了丘吉尔的文字,工匠家庭种植了海因里希·伯尔的反战理念,这些经历既不能被预测也不能被量化。如果创作者过多将精力放在AI辅助而忽视了自身的经验探索,他们是否会渐渐丧失作为人类的“手感”?倘若文学作品与算法优化无法分离,人类的冒险性将走向何方?如果人类文学由于后继乏力走向凋零,数十年后的诺奖参赛作品主要源于几个核心算法,那奖项究竟是应该颁给个人,还是“提示词”与算法工程师?

不过,面对技术浪潮,还是有许多坚持不用AI作辅助的作家。例如,尽管刘慈欣预言“写作没什么不是AI不可替代的”,但是他依然拒绝AI写作,因为他认为写作的乐趣在于独立创造,星辰大海的想象离不开痛苦与狂喜的生命体验。

AI能否获奖,也需重新审视诺贝尔的遗嘱——颁给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者者。而这,是否包含非人类实体?

如果评委依然是人类,那当评委在阅读时,他们在寻找的不仅是创新的结构,更是文学背后承载特定年代记忆的生命个体。当读到莫言,他们听到了来自东方的血脉奔涌,留下了“幻觉般的现实主义”这一评语;当让-保罗·萨特拒绝领奖时,这一行为本身就与“理想倾向”遥相呼应。这些时间与空间烙在作家身上的印记,可能是算法无法模仿的。如果评委依然是人,人与人的经验共振要强于人与机器。

然而,如果AI对未来的文学形态产生影响,那么问题将不再是AI是否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是一道参与。这是一个简单的类推,摄影没有替代绘画,反而推进了印象派、抽象表现主义的诞生。同样AI很可能并非文学的终结者,而是未来文学的引路者。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技术如何演化,只要我们依然在为记忆与遗忘而挣扎,为爱而失去而奔涌,AI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的距离将永远不会落成一个反乌托邦式寓言。